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隆萬四書文　總目　卷二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金國禮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隆萬四書文總目

卷一
大學
卷二
論語上
卷三
論語下

卷四
中庸
卷五
孟子上
卷六
孟子下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一目録

大學

身修而后家齊 合下節　黄洪憲
康誥曰克明德 一章　胡友信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忠信以得之　顧允成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方應祥

見賢而不能舉一節　黄洪憲
生財有大道一節　鄧以讚墨
生財有大道一節　黄洪憲墨
孟獻子曰一節　陶望齡墨
小人之使為國家四句　胡友信

身修而后家齊　合下節　黃洪憲

惟天下無身外之治則知天下無身外之學矣夫一身修而齊治均平胥有賴焉信乎修身之學無貴賤一也而君子當先務矣且夫大學之道皆非外身而為之也有為身而設者有自身而推者而本末先後辨焉先其本而天下之道備矣何則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而吾身此理也推之于民亦此理也誠能慎厥身修而表正之基已端于在我則儀刑自近而親睦之化用協于一

家由是家齊而后國可治焉治以此身而已矣國治而后天下可平焉亦平以此身而已矣蓋天下國家皆非身外物也物理相因而莫非一身之聯屬故齊治均平皆非身外事也事為有漸而要皆慎修之緒餘此古之明德于天下者必有所先也即是觀之而修身之學非天下之大本乎是故上自天子之尊下而至于庶人之賤也其位雖異而成己成物之責實合上下而攸同故其分雖殊而端本善則之功當盡尊卑而一致天子有

天下者也然必家齊國治而后天下平焉則刑于之道當又有始而所以篤近舉遠者一本諸身而已矣觀天子而下焉者可知也庶人有家者也然惟家齊而可以治國平天下焉則身先之化不止于家而所謂邇之可遠者皆本諸身而已矣觀庶人而上焉者又可知也道隨分盡而一身實萬化之原事以勢殊而慎修為作則之本此大學之道所以先修身也既知修身為先務而格致誠正之功其可以或后哉

上下照應之法至此乃精嘉靖以前未有也然皆於實理發揮自然聯貫是謂大雅後人徒求之詞句間則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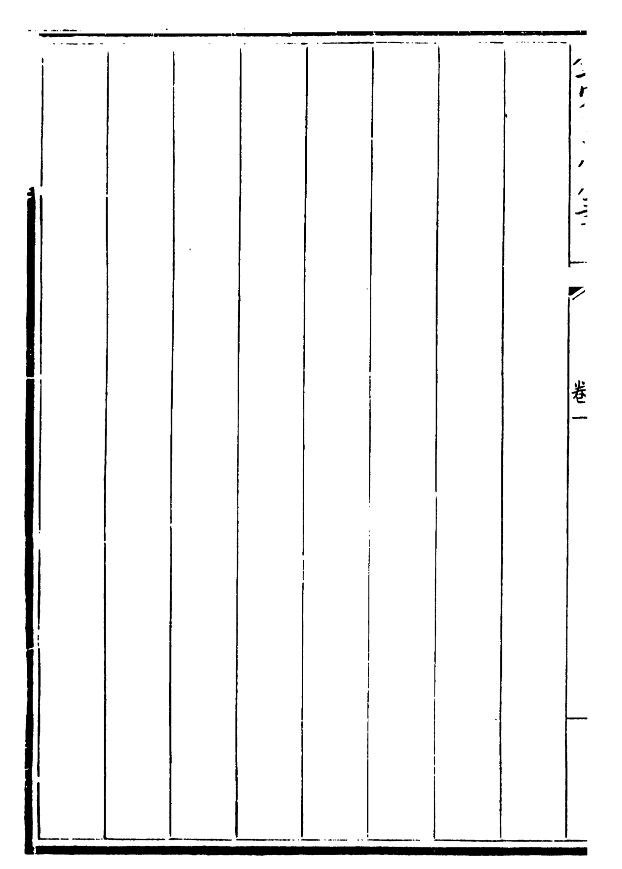
康誥曰克明德　一章　胡友信

傳者歷稽古大人之學無非自明其德者也夫明德之學其來遠矣雖古聖帝明王孰有外于此者哉且曾子之學吾夫子之學也吾夫子之學二帝三王之學也故曾子既言明明德而首引書以釋之曰學莫先于治己言莫大于足徵若吾所謂明明德者非吾一人之私言也進而求諸古矣康誥曰克明德康誥述文王之事而文王乃以大人之學師天下者也觀乎康誥可以考道

于周矣然不獨于周言之而于商亦言之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太甲述成湯之事而成湯乃以大人之學王天下者也觀乎太甲可以考道于商矣然不獨于商言之而于陶唐亦言之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述唐堯之事而唐堯乃以大人之學帝天下者也觀乎帝典可以考道于堯矣康誥非比詞于太甲太甲非稽類于虞書而所言之旨若殊堯實傳之于湯湯實傳之于文王而自明之功則一夫克明德者固明己之德也而顧諟明命

豈徒求端于天者乎我所得之中具有天所賦之理而常目在之者固所以明之也顧諟明命固所以明己之德也而克明峻德又豈增益于外者乎其所得之理具有無窮之量而明峻德者亦所以明明德也至虚以具衆理三聖人同以為心至靈以應萬事三聖人共守一道我固曰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芟繁去蕪獨存質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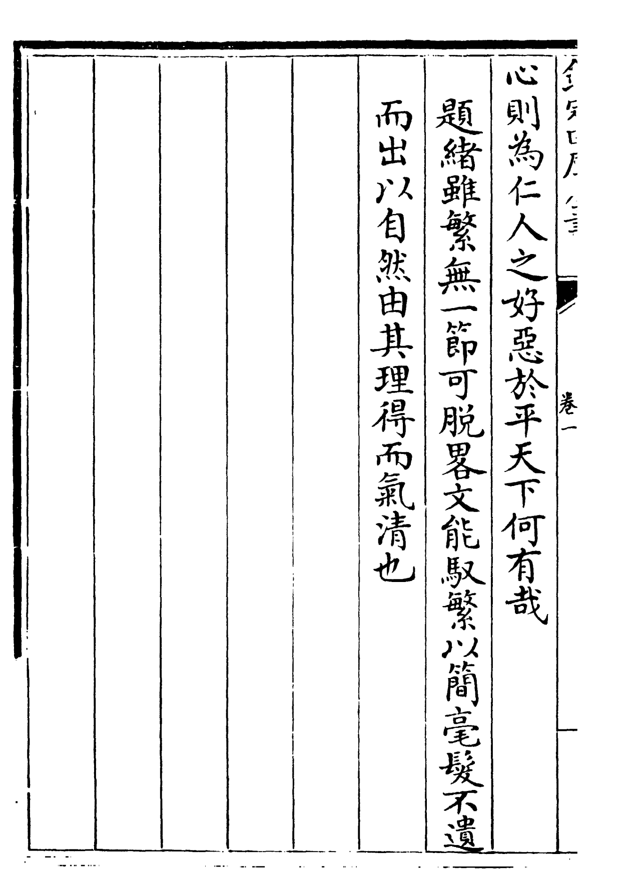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忠信以得之

顧允成

傳者詳絜矩之道而推本於心焉夫道不外乎心也以忠信之心行絜矩之道天下之平也固其所矣且天下何為而平也其平之以道乎道何為而得也其得之以心乎心與道合道與天下合治平之業可一舉而定矣君子觀天下於家國之間而知其無二心是以有絜矩之道焉本然之矩在己絜而公之於人同然之矩在物

反而絜之於己此何謂也所惡於上下而勿施所惡於前後左右而勿施之謂也得之將為民父母而得衆得國者由是失之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者由是湯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皆是物也甚矣詩之善言絜矩也故明此以理財則慎德之君子絜矩之君子也人土之所由歸財用之所由具也不然而聚之也悖入散之也悖出不惟戾於周誥之格言抑且慚於晉楚之方志矣明此以用人則能好惡之仁人絜矩之仁人也容賢之

人所由進妨賢之人所由遠也不然而以不斷掩明以不明災身不惟昧於仁人之大義抑且慚於霸國之誓詞矣吾於是知道者治法也君子固必以大道為出治之端心者治本也君子尤必以一誠為行道之要絜矩之道公乎己而不私之道也故惟主於忠者得之為其盡己之心者斯能公乎己也絜矩之道公乎物而不私之道也故惟主於信者得之為其循物之心者必能公乎物也理財者有是心則為君子之慎德用人者有是



心則為仁人之好惡於平天下何有哉

題緒雖繁無一節可脫畧文能馭繁以簡毫髮不遺而出以自然由其理得而氣清也

詩云節彼南山　二節　方應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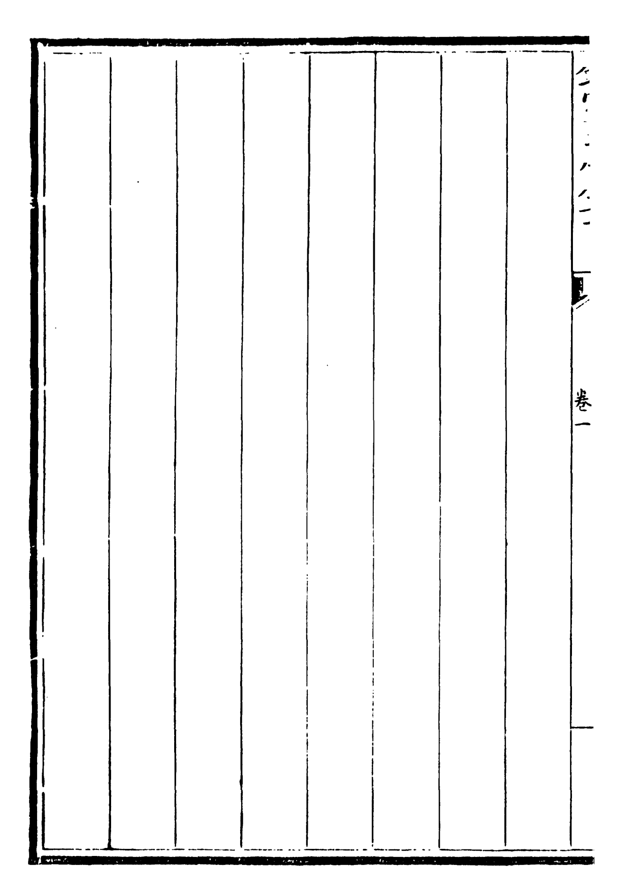
大傳引言儆君欲其慎以守國焉夫國係於民慎則衆得而國可保矣君葢可忽乎哉且君天下者謂天以天下奉君不知以天下責君謂民必依君為命不知能制君之命於是謂君不必慎而以天下恣睢此輕棄其民而秖以國戲者也南山詩人有感王心之式訛而寄刺於師尹之弗屆彼且以民之具瞻而不可忘慎也況君實有國而可自恣乎所治大矣懍然恐慎之不寧庶幾

分願可協耳拂百姓之欲以快其心誰復堪之所托危矣怵然頗僻之是傚猶慮倚伏難憑也集四海之怨以伺其君誰能禁之民之不附其小者也匹夫作難而大統遂至於訖絕則不啻僇及乎己而且僇暨其先祚之不長其徃者也一朝失據而千古永勒為監戒則當時既僇其身而後世并僇其名有國而可不慎哉文王之詩道之矣恫己事於殷之喪而遡其先烈之顯融蓋曰此夫前王能慎也得衆而得國胡季世之不能守也懲

亡殷於紂之暴而示諸來者之儀監若曰無如後王不慎也失衆而失國是覆轍之不可尋也周公致戒嗣王之心夫亦有國者不可不慎之意紂之失衆失國而為後人監所謂辟則為天下僇者哉

前節逗後節後節抱前節局法甚緊古氣鬱盤原評

以上節之慎不慎為下節得失之因一正一反意脈相承師尹一層納入有國者中一氣運化更不費手



見賢而不能舉　一節　黄洪憲

即好惡之未盡其道者而各有其弊焉夫好賢不可不篤而惡惡不可不嚴也好之惡之而未能盡其道其弊寧有極乎且夫治天下有道親賢遠奸而已矣然用賢貴專而不專則罔以成功去惡貴嚴而不嚴則無以除患君人者夫亦是慎乎何則國有賢人社稷之福也亦人情之所同以為好者也仁人見之未有不舉亦未有舉而不先者有人於此德既昭矣名既著矣吾亦且見

之矣顧不能以其公好之心而盡其能好之道於是有見而弗舉淪於在野而不獲仕者矣有舉而不先伏於下僚而不獲顯者矣夫君子有康濟之略而非大受則不能展其才知而不舉猶不知也舉而不先猶不舉也況夫執狐疑之心者啟讒言之漸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彼賢人者亦無以行其志矣是之謂簡略以待天下之士而非任賢勿二之心也其為慢也孰甚焉至若國有憸人社稷之蠧也亦人情之同以為惡者也仁

人見之未有不退亦未有退而不遠者有人於此奸既彰矣罪既露矣吾亦聞且見之矣顧不能以其公惡之心而盡其能惡之道於是有見而弗退溺於比昵而與之共事者矣有退而弗遠牽於姑息而處之中國者矣夫小人有便佞之才而非放流則不能絶其迹知惡不退將復進之退惡不遠將復近之况乎法網之寛非所以閑邪兇類之寛非所以保善彼小人者益得以肆其惡矣是之謂優柔以養天下之奸而非去邪勿疑之道

也其為過也孰甚焉夫善善而不能用則子孫黎民不蒙其澤惡惡而不能去則子孫黎民將受其殃此無他以其心之未仁也然則能得好惡之正者微仁人吾誰與歸

寛博渾厚愷切周詳有文貞宣公諸名人奏疏氣味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鄧以讚墨

傳者論理財之有要得其要而常裕焉夫財生於勤而匱於侈也先之以勤而復繼之以儉財不有餘裕哉此所以謂之大道也大傳之意曰君子有平天下之責則財之理也固有所不諱而有公天下之心則財之生也亦有所不私是故不必於殖貨也而所以廣其利者自有公平之大計不必於任術也而所以裕其蓄者自有節制之宏規財以生而聚患於不衆也則以九賦任萬

欽定四庫全書

民驅游惰而農之而不使之有餘力財以食而耗病於不寡也則以六計弊羣吏簡俊乂而官之而不使其有冗員為之不疾猶弗生也必不違其時導以趨事之敏而凡司徒之所任者固皆得以力本而自盡者也用之不舒尤甚於食也必計入而出定其職貢之式而凡司會之所總者固皆其所因時而制費者也夫有以生之也而又不冗於食則生之所出者恒足於所食而不窮有以為之也而又不濫於用則為之所殖者恒足於所

用而不匱是始焉經制於上因天下之財與天下理之而不謂之悖入旣也藏富於民舉天下之財皆吾之財而不至於悖出此之謂内本外末而生財之道大矣長國家者以是而存心雖言多寡有無奚諱哉唯徒知國之當足而以其私心與民爭尺寸之利夫是以所得之不足以償所失也

前輩傳喻二作皆似以恒足為足國以上文有財有用下文府庫財觀之或然也程文劃分足國足民義

理尤備此則渾然兩足以包之原評

肖題立格依註作疏氣體高閎肌理縝密前代會元諸墨當以此為正軌

生財有大道　一節　黄洪憲墨

王者足國之道自其所以裕民者得之也夫務本而節用皆所以為民也以此生財而財不可勝用矣其道不亦大乎且夫財之為用上關國計而下係民生是故不可聚也而亦不可不理也惟夫慎德之君子有土有財固不待生而自裕而足民足國亦必有道而後生天地之美利為天地開之而已矣國家之大計為國家制之而已矣其道蓋至大也而果安在哉蓋天下之財所以

生而為之者常在下所以食而用之者常在上下不勤
而上無節財不可使足也是必驅遊民以歸農而使地
無遺利生之者既衆矣且詔禄有常而食其所生者又
若是其寡焉恤農時以簡役而使人無遺力為之者既
疾矣且賦式可通而用其所為者又若是其舒焉夫以
衆生者而不以衆食也則所生者足以待其食而常賦
之輸自取足而不竭以疾為者而不以疾用也則所為
者足以供其用而征税之入自常足而有餘道經於下

而財之源達焉天地之利無窮而吾之生之者亦無窮矣雖不必外本以求之而利本以開不有取之而裕如者乎道經於上而財之用需焉國家之賦有限而吾之省之者則無限矣雖不必内末以求之而末流以節不有常取而可繼者乎斯則順民情欲惡之端而上下咸賴體王道公平之制而樂利無私此天下之計也萬世之計也而其道莫有大焉矣絜矩君子可不知所務哉

講首末二句周密老成通篇筆力亦勁

孟獻子曰　一節

陶望齡　墨

利國者不言利徵之訓有家者焉蓋國家之利在義而利非利也獻子直為有家訓哉通於國矣且夫平天下者不諱言利而顧嘗主散不主聚者非以義遺利也亦察乎義之利耳昔孟獻子戒專利而揭官箴故謂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也伐氷之不畜牛羊也此猶其小者也乃聚歛之臣操術之巧以成貪其言利者甚悉朘民之膏以附上在好利者必庸而百乘之家無利於畜此臣

也甚且不得與盜臣等何也蓋人臣奉公守職即錙銖不得下侵而欲保世承家則封殖豈為完策又況於人君家四海以為富者哉故皇皇求利世主以為善計而國之利不在焉皇皇求義明主所為勤民而國之利實附焉利端一開則積之者無用而供之者無已此以斂之怨耳何利乎固不若散財以聚民而自得夫守富之術也利源既竭則供者難繼其求而積者必至於散此以階之禍耳何利乎固不若聚民以守財而坐收夫藏

富之效也彼所稱不察不畜者其此謂哉有國家者繹獻子之說察義利之幾無令天下言利之徒有以窺其隙而中之使謂天子有聚斂臣則平天下易易矣

獻子言與引獻子言俱重戒聚斂臣耳文會意合發打成一片沉渾嚴緊力引千鈞若敘過引言另起此謂局便散矣　要知爭關奪隘俱在前半後只收束完密 原評

小人之使為國家　四句　胡友信

傳者於小人專利之禍而必究其極焉夫專利之小人無所不至也茍一用之而其禍可勝言哉今夫天下莫病於小人尤莫病於聚斂之小人有國家者慎勿誤用之耳如使惑於所誘也委之以國焉而出納之權為其所統甘於所投也授之以政焉而予奪之柄為其所專則必剥民之膏以充君之欲而不顧其危之所伏屈物之力以供上之求而不慮其禍之將生上焉天厭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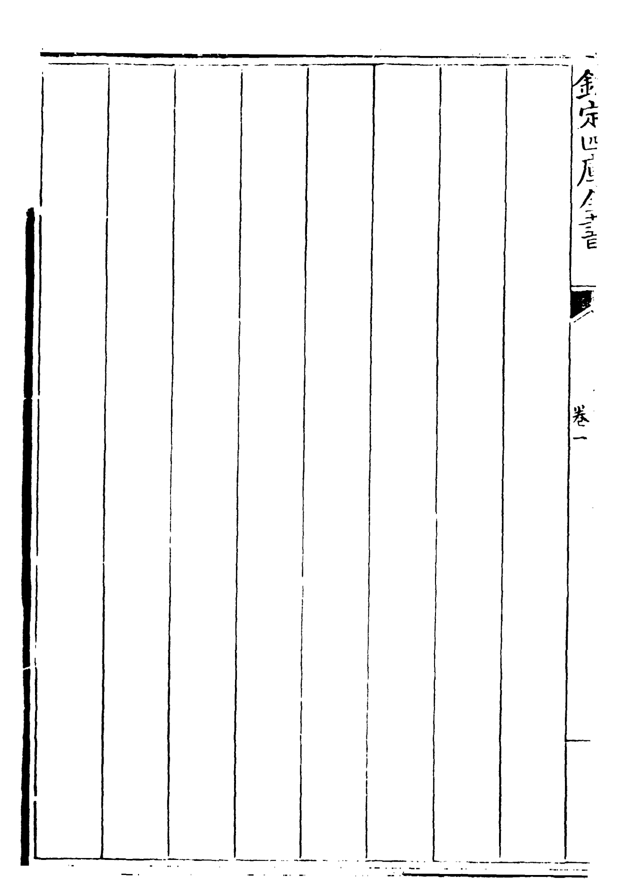
薄其陰陽之和山川草木皆足以為吾災也下焉民厭之而悉其愁苦之氣匹夫匹婦皆足以為吾病也當斯時也雖有絜矩之君子出焉奮然為國請罪於天一洗其既穢之政而薦之以馨香有慎德之君子出焉毅然為君釋憾於民盡轉其既悴之生而沃之以膏澤天命則已去矣而順之者之方㬠固不若逆之者之既重也善人雖有回天之力亦安能施於小人當國之後哉人心則已離矣而仁之者之方切固不若虐之者之既深

也善人雖有多助之報亦安能自効於盜臣專國之餘哉要之事敗於小人則永無復成之理禍起於掊克則世無回福之機長國家者可不慎所使哉

原評

精神一氣貫注直如鑄鐵所成筆力之高遠出尋常

固是一氣鑄成仍具渾灝流轉之勢故局斂而氣自開拓



欽定隆萬四書文卷二目錄

論語上

其為人也孝弟一章　馮夢禎
子張問十世一章　孫鑛
非其鬼而祭之謟也　趙南星
賜也爾愛其羊一節　張以誠
臣事君以忠　胡友信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馮夢禎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湯顯祖 墨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 胡友信
事君數 一節 吳化
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 董其昌
晏平仲善與人交 一節 歸子慕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一節 黃洪憲 程
中人以上 一節 周宗建

知者樂水 一節　董其昌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歸子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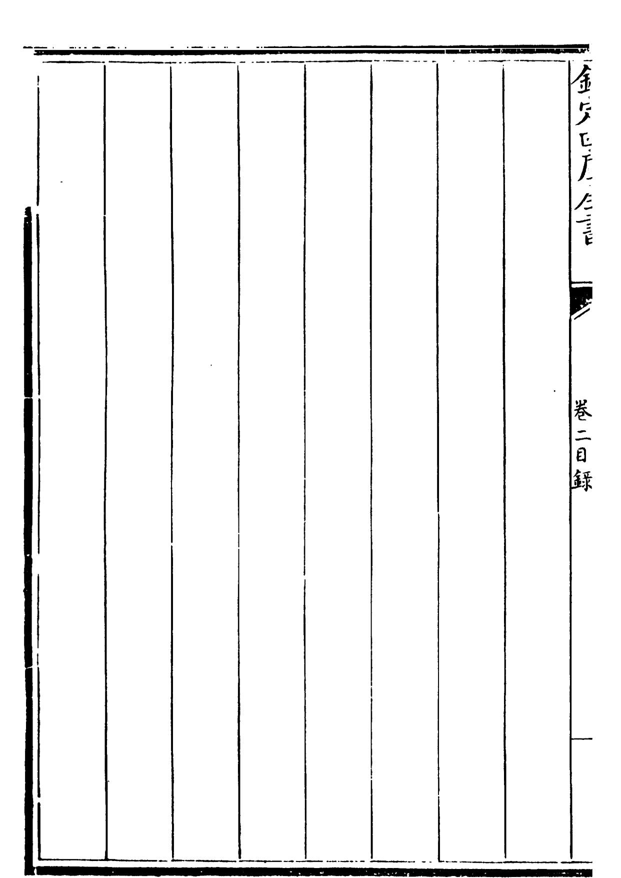
民可使由之 一節　錢岱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方應祥

禹吾無間然矣 一節　王衡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二句　歸子慕

朋友之饋 一節　方應祥



其為人也孝弟　一章　　馮夢禎

惟孝弟遠於不仁而為仁之本可識矣夫遠於不仁則仁矣彼為仁而務孝弟者其識本哉有子發此蓋欲挽天下於仁也若曰道莫大於仁心莫切於孝弟蓋嘗求其說矣夫人而至於好犯上好作亂豈非不仁之甚而天下所不容者哉然作亂始於犯上犯上始於不孝弟其所由來漸矣有人於此其為人誠孝弟也則和順積於身心而禮義洽於家國尊君親上所必誠也趨事赴

功所必力也彼犯上作亂之事豈徒不好之而已哉吾是以知天下之有本也是道之所從生也吾是以知君子之務本也務其道之所從生也然則為仁之本可識矣意者其孝弟與一念之不孝弟其端甚微然積之以至犯上又積之以至作亂蔓延滋長而不仁之禍烈焉此逆而生之者其本先失也一念之孝弟其事甚細然積之以及民物又積之以及天地暢茂條達而仁之功極焉此順而生之者其本先立也孰謂為仁之本而非

孝弟也哉為學者知此則不必勤思乎兼容并包之事而惟竭力於愛親敬長之間為政者知此則不必深疾乎壞法亂紀之民而惟崇奬夫入孝出弟之士有子之言其覺天下以本而挽之仁者切矣

犯上作亂是不仁之極對下節為仁看原是一反一正之局文從此得解故脈絡周環通篇止如一句

隆萬間作者專主氣脈貫通每用倒提總挈之法於語氣究難脗合如此篇理得氣順清徹無翳仍不

失一直說下語氣故為難得

子張問十世　一章　　　孫鑛

聖人之知來驗之往迹而已葢往者來之鑒也因往推來百世可知矣十世云乎哉且天下理而已矣綜天地之始終貫百王之沿革皆不能外焉聖人獨立千百載之上而千百載之下舉坐照焉者用斯道也子張以十世可知問乎而不知三代之迹葢燦然矣不以往迹稽之其道無由也夫子告之曰子以十世果難知乎吾則以王天下者必有禮以立一代之紀綱亦必有制度以

成一代之體統而殷之繼夏也嘗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周之繼殷也又取其禮而因之矣取其制度而損益之矣夫聖人豈不能創制立法建無前之大猷而綱常懿典不隨世而轉移則其為萬世不易之準可知也亦豈不欲沿舊襲故享守成之令譽而度數儀文必隨時而變易則其為一代更新之制可知也其或繼周而起者明聖不必盡三王行事不必類三王而要之修禮教以崇國紀今猶昔也因時勢以定規

模今猶昔也其因乎損乎益乎百世之遠歷歷可睹奚
十世之有哉蓋禹湯文武之聖既以聚百代之精華而
夏后殷周之迹亦以槩萬年之變態故以此推之百不
一失耳不然而憑藉術數吾亦安能知之
筆力古勁章法渾成作者文當以此篇為最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趙南星

聖人戒諂而及於妄祭者焉夫諂而用於祭儌倖之極思也此夫子舉之以示戒與且夫古之君子不同適於勢利是以上交不諂天下之有諂也則世道人心之邪也而孰知其無所不諂哉昔者聖王之制祀典也比之以其類凡所祭者皆出於心之不容已秩之以其分凡所祭者皆出於禮之不可廢若乃非其類也非其分也則是非其鬼也而祭之何也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

以神怔斯人非獨可惑也夫亦求福之心勝而用是以行其佞諛之計耳通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虛無斯人非獨可罔也夫亦規利之志殷而藉是以售其媚悅之術耳凡好諂者見其常然則不以為感而恒於其不意即以此揣鬼之情古典之所不載一旦而臚於俎豆豈以將明信哉凡摯諂者修其常式則不以為敬而恒於其非道即以此窺鬼之微淫祀之所宜禁一旦而盻之祝詞豈以盡仁孝哉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者亦

既尊而奉之矣而富貴之未至意者其丞之冥助耶是故為之祭以祈之而逢迎之態何所不備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亦既柔而下之矣而困苦之未祛意者其有陰禍耶是故為之祭以禳之而顛蹶之請豈所忍聞自下而干上是之謂僭僭之所不敢避乃足以明虔冀所祭者之亮之而據之也有廢而私舉是之謂亂亂之所不敢辭乃足以效誠冀所祭者之哀之而庇之也藉靈寵於有位既以諂鬼者而諂人求憑依於無形又以

諂人者而諂鬼吾不意世道之競諂一至於此也

周道衰微人事之僭逆多矣而見於春秋内外傳祭非其鬼者自魯人祀鍾巫立煬宫而外無有也孔子忽為是言葢目擊三桓諂事齊晉强臣以弱其君而季氏旅泰山立煬宫復用邪媚求助於鬼神以禳逐君之罪此文驟觀之似於題外别生枝節然實是聖人意中語不可不知

賜也爾愛其羊　一節　張以誠

聖人議存羊其觀禮深矣夫羊與禮非有二也愛禮而羊弗得議去矣賜豈見及此哉昔先王制禮名實相維始則因實以立名既則因名以稽實故有禮失而求諸守藏徵諸故典者則名未亡也乃今告朔者而徒羊乎哉以迹覲之則羊以實求之則禮也想昔先王忠孝之思莫有隆焉猶藉歲供之靡文以表實意況後人恪共之念日益替矣可捐故府之遺蹟以泯舊章故此一羊

也爾見以為羊則可以已意議去留而虛縻不若節省之策便我見以為禮則當為萬世計絕續而惜費不若存名之慮長以先王之精意有出于牲牷告虔之外則是羊者小物也不知惟小物也不知惟小物猶克共而後見禮係尊王有無鉅無細而不敢廢墜者其兢兢一念猶在也以今日之陵夷不過為奉行故事之常則是羊者虛文也不知惟虛文猶克謹而後見禮係勤民有無盛無衰而不敢苟且者其凜凜一念猶存也王迹雖熄而太史所頒

未嘗不以一羊誌正朔之未改則顧瞻舊典因而知有先公先王其所遏抑者多矣况循名責實興復固有待乎時政雖棄而太祝所掌未嘗不以一羊紀月令之屢新則式瞻廟貌因而知有作事厚生其所維繫者大矣况揆今証古振起易為力乎如謂羊可去則先王既已創禮焉用置羊其故可思也魯人敢于廢禮何未敢于去羊其故又可思也魯國雖小猶號秉禮奈何以一羊故泯先王遺意哉

說因羊以存禮尚多一層推原即羊即禮更覺親切

有味用意深微脫盡此題膚語

臣事君以忠　一句　胡友信

人臣之職惟不負此心而已夫臣子立心惟為君也盡此而無負焉此其臣道之極乎昔夫子告定公之意以為禮下者人君之盛節盡心者臣子之至情以禮使臣盡君道也而臣之所仰答乎君者豈可茍焉而已哉蓋事君之義無所逃於天地者本有不容不盡之分而天質之性夙具於吾心者又有不容自欺之真故宣力效勞可為竭股肱之任矣未可言事君也而必精誠之發

真知在我者不敢一毫有為乎人直言極諫可為盡耳目之司矣未可言事君也而必肝膽之微出自由衷者不敢一毫有為乎已無愛乎其力也亦無愛乎其情委質之初已預為之決焉而執此以終身凡可以達諸君者無不可以達諸天者矣無私於其身也亦無私於其道登對之前已自為之盟焉而守是以不變凡可以質諸朝廷無不可以質諸鬼神矣其功之可成者固足以建明於當時而功有所不成者尤足以陰被於天下茍

利社稷則成敗以之而鞠躬盡瘁之餘舉非所論也其名之立者固足以暴白於當時而名有所不立者尤足以見諒於後世苟益國家則死生以之而蹇蹇匪躬之外舉非所知也至此則激切非所以為犯將順非所以為諛獨立非所以為矯協恭非所以為黨幸而君之有禮於我焉固無寵之可驚不幸而君之無禮於我也亦無罪之可避吁以此言臣也斯至矣

只體味盡己以洗發忠字便親切入理無血性粗浮

語矣作讀見其怒生湧出來不可禦尋其所以措詞命意則有序而不紊非攢簇附益以成之也原評

惟其理真是以一氣直達堅凝如鑄

管仲之器小哉　一章　馮夢禎

聖人小大夫之器疑者終不得其意也夫器小之評夫子於仲觀其深矣儉與知禮豈其然哉且夫濟天下以才居才以器才與器兩大者王佐是也下此則才有餘器不足矣夫子有遐思焉故管氏之功嘗亟稱之此何為而曰管仲之器小哉豈不以器大者不得已而才見常深沈不露仲蓋微有沾沾自喜之意焉雖揮霍有餘其底裏可窺也器大者不得已而功成常謙挹不居仲

蓋徹有响响自多之意焉雖勛猷爛然其邊幅易盡也故以當時之大夫較仲仲不啻賢以王佐律仲仲藐乎小矣此蓋夫子抑仲之微意乎而或人不足以知此始而疑其儉謂狹隘者必樂撙節也夫仲即儉無解於器小況三歸備官幾於濫乎既而疑其知禮謂廣侈者必樂緣飾也夫仲即知禮無解於器小況塞門反坫幾於偪乎蓋仲惟知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為善於功名之會而不知國奢示儉國儉示禮乃遊於道德之途故不儉

不知禮仲之小疵也錄霸功者之所必畧也器小者仲之定品也思王佐者之所必斥也吁夫子之意亦微矣雖不及商作之簡質而於管仲則具見其表裏故下語銖兩悉稱觀此可悟名作在前别開門徑之法

我未見好仁者　一章

湯顯祖墨

聖人慨成德者之難因言棄德者之衆焉夫好仁惡不仁非絶德也特自棄者不用其力耳聖人所以重有慨與想其意曰君子之學也以為仁也君子之成仁以其能自力也有仁焉而無力以成之吾能無慨然於今乎於今觀之仁可好也而好仁者我未見也不仁可惡也而惡不仁者我未見也夫好仁之名夫人樂得之而吾以為未見者以好非感發之好乃無以尚之之好也惡

不仁之名夫人亦樂得之而吾以為未見者以惡非憤激之惡乃不使加身之惡也惟其如是是以難也雖然未嘗難也有人焉奮然而起深明乎仁不仁之分惕然而思實用乎好惡之力吾知有弗好好則仁必從之蓋無以尚之之域亦起於一念之好也我未見好仁者亦何嘗見好焉而力不足者乎有弗惡惡則不仁必去之蓋不使加身之域亦起於一念之惡也我未見惡不仁者亦何嘗見惡焉而力不足者乎蓋天之生人不齊人

之受質非一則力不足於用者或有其人而有志於仁者恒少無志於仁者恒多則吾之於斯人也實未之見夫力之足不足也以用而見也未有以用之胡為而遽罪乎力仁之成不成也以力而決也未有以力之胡為而絶望於仁然則吾之所見者非天有所限彼自限之而已矣非仁遠於人人自遠之而已矣安得實用其力者一起焉而副吾之望哉

無事鉤章棘句而題之層折神氣畢出其文情閒逸

顧盼作態固作者所擅場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　胡友信

聖人傳道得人而因有以旁通之焉蓋聖道未易于傳也惟曾子能悟之而又能通之亦可以見聖人傳道得人之妙矣昔者曾子真積力久學將有得也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爾知吾之道乎吾之道非事事而求其端也萬事一理吾惟主一理以平施之而隨事制宜機之所以神也亦非物物而為之所也萬物一理吾惟貞一理以順應之而因物異形用之所以妙也涵其

一于心非有所存而不忘通其一於外如有所理而不亂是時曾子方在心迹相持之境也一聞其言迹化而心融矣方在形神相守之際也一聆於耳神凝而形釋矣故直應之曰唯不復有假於詞也是道也惟孔子能傳之惟曾子能悟之雖曾子能悟之亦不能强解之也乃因門人何謂之問而曉之以為道不必于他求學惟在于善反夫子之道非他忠恕而已矣以盡己之心求之可以得一貫之體以推己之心出之可以識一貫之

機在夫子雖曰心普萬物而無心在吾人則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道無精粗會通之而已矣在夫子雖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在吾人則以一人之情為千萬人之情理無上下沈潛之而已矣吁非曾子之善喻門人惡足以知之盖以見曾子之善學聖人之善教也
朱子此章語類云天地生萬物一物内各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一事内各有一聖人之心是最精之語此文後比得之原評

清機灑脫使閱者心目一開

事君數　一節　　吴化

賢者兩戒瀆於言者以其非進言之道也夫數言以取疏辱而卒不可復者此非能言者也則為臣為友者過也子游非欲其不言欲其善為言故曰忠臣直友何代無之而忠不足結主直不足信友此獨君與友之失哉要亦已有未至焉耳何則凡事君者孰能無言也理諭之勢禁之不則積誠感之而徐焉以待其悟無不可者奈何必出於數乎數則諫説雖順迹似於沽名一聽之

君疑再聽之君拂君臣之交固必謂嘗已不固必謂謗已甚也激於不能相容而積怒以積怒之心聽嘗已謗已之說不為明斥必有顯戮辱矣辱益甚謇諤之節益高而因君之過吾收之以為節且令天下槩謂忠不必録固待其君薄也自待抑不厚矣故數者吾無取乎為臣凡交友者孰能無言也忠告之善道之不則修已喻之而默焉以俟其化無不可者奈何出於數乎數則開導雖切迹似於衒直一投之不合再投之大不合朋友之

交深必以為迂不深必以為偽甚也抗於不能相順而積怨當積怨之餘聞迂者偽者之言不為陰棄必為明絶疏矣疏益甚直諒之名益著而因友之過吾激之以為名且令天下概謂直不必孚固待其友非也自處抑至薄矣故數者吾無取乎為友噫忠臣直友之難也無忠臣吾以忠臣望之有之吾願思所以全其忠者無直友吾以直友望之有之吾願思所以全其直者庶幾臣道友誼兩無負哉

股法縱橫奇變其間雜用短句伸縮進退無不如意

此等筆法從古文得來原評

實疏辱疎文曲而體直所謂以正為奇

子使漆雕開仕　一節　董其昌

聖人以仕命賢者而嘉其見之大焉夫君子之志者大故其試之不輕也賢者見及此矣聖人之説有以哉且夫經世之學愈養則愈深寧有量哉是故不必不仕亦不必仕顧人所志何如耳夫子未嘗使人仕也而獨以命漆雕開其亦有信之者在乎乃開則復于夫子曰出處之道内斷于斯而已議論可以虚稱而至不可誣者分量勲猷可以浮慕而至不可昧者隱衷以開而仕也

果一出而不負所舉者乎斯重抱之士所預信于平居而開弗能也果一出而不負所學者乎斯厚積之士所獨信于方寸而開未能也疑事無功疑行無名而驟焉取天下國家以試所疑則謂之何開也何敢言仕也斯言也與夫子使之之意不亦異乎而夫子何以說哉蓋仕以成信而信隨人殊期月而可三年而成者聖人之信也使必如聖人之信而仕則天下之仕者亦寡矣而開將進取焉或以果藝或以禮樂者諸子之信也使如

諸子之信而仕則開之于仕也亦可矣而曾不得以滿願焉乃知濟世以仕為大而尤有大於仕者仕以信為急而又有不害于未信者夫子所為説開意也以夫子之所以使合于夫子之所以説而聖賢明體達用之學幾矣

切近的實發此題未發之蒙　夫子使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註斯指此理而言明明是仕之理本無可疑程子已見大意謝氏不安小成則又於開未信處

推原其蘊如此後人因當日未嘗明指出大意謂何小成謂何妄謂妙在不直說破其於斯字之旨竟似禪語機鋒矣文能實實指出却即在人人共讀四書中何等直捷顯易評者乃謂理即性也斯字不可專指仕言不知聖賢之學體用一原豈仕之理外又別有性之理耶詖辭害義迷惑後生不可不辨

晏平仲善與人交　一節　　歸子慕

聖人與齊大夫之善交惟其有恒敬也夫與人交而敬善始善終之道也齊大夫雖久持之謂之善交非耶夫子稱之以風天下之與人交者意曰大倫有五而友居其一人始重交矣友以義合而敬為之維交始重敬矣然而道有時隆亦有時汙則世運古今之變也久矣夫交道之難言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則又人事終始之變也甚矣夫交態之無常也以吾所見如晏平仲者其

善與人交者乎當其交之乍合也彼此兩不相習則彼此皆生畏憚之心如是而敬也平仲亦猶夫人耳矣至于久而益熟新者成故易與之心且交起而平仲之敬也獨不衰當其交之始密也彼此方恨其晚則彼此皆存致一之志如是而敬也平仲亦猶夫人耳矣至于久而漸弛專者成泛既倦之情不復作而平仲之敬也為益篤形迹未始不忘也而形迹之忘不至于疎畧朋友攸攝攝以威儀亦何分于久近而世盡失之惟平仲為

能不失此意矣情意未甞不洽也而情意之洽不至于比昵伸于知己詘于不知己稍失檢于微細而士將非之惟平仲為能永貞此戒矣論交于叔世若平仲者豈可多得乎哉而擇交于今日若平仲者吾寧無取乎哉吁以此見與人交之道而當時之所以論交亦可知矣文之愈遠而彌存者其所發明皆人情物理之極而為他人所不能道此文佳處須以是觀之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一節　黄洪憲程

聖人因往行而論思要于可而已夫思以理裁也要于當則再思可矣何以三為且夫古今得失之故皆起于人心之思顧其得也以沉幾亦以果斷其失也以輕發亦以遲疑魯之先大夫曰季文子者相宣成之主聯齊晉之交不曰備豫而過求則曰周旋而無失魯人傳其事以為三思後行也夫子聞而有感曰夫夫也為忠於謀國者如之何必三思而行也蓋心本虛靈思之即通

而將迎意必之私入焉而擾理本易簡思之即得而利害攻取之念入焉而淆故善行者不廢思善思者不過再國家有大計惟斷乃成吾策之復於所策者再紬繹之則擬議精而權衡不爽事可剸而決矣社稷有令圖惟敏斯集吾畫之復於所畫者再籌度之則精神一而意見不迷謀可立而斷矣吾欲揣合人情彌縫世故雖深思不能窮其變而惟隨事觀理行吾之所當行者則再計而可以定謀吾欲逆料成敗豫規趨避雖百慮不

能究其歸而惟因時制宜行吾之所得行者則再思而可以決策彼文子之三思吾不知其何如而大約至於再焉可矣不然有所疑焉而不果將牽制以失事機有所遲焉而不斷將優游以釀後患欲以慎行實以窒於行耳噫文子如可作也且然吾言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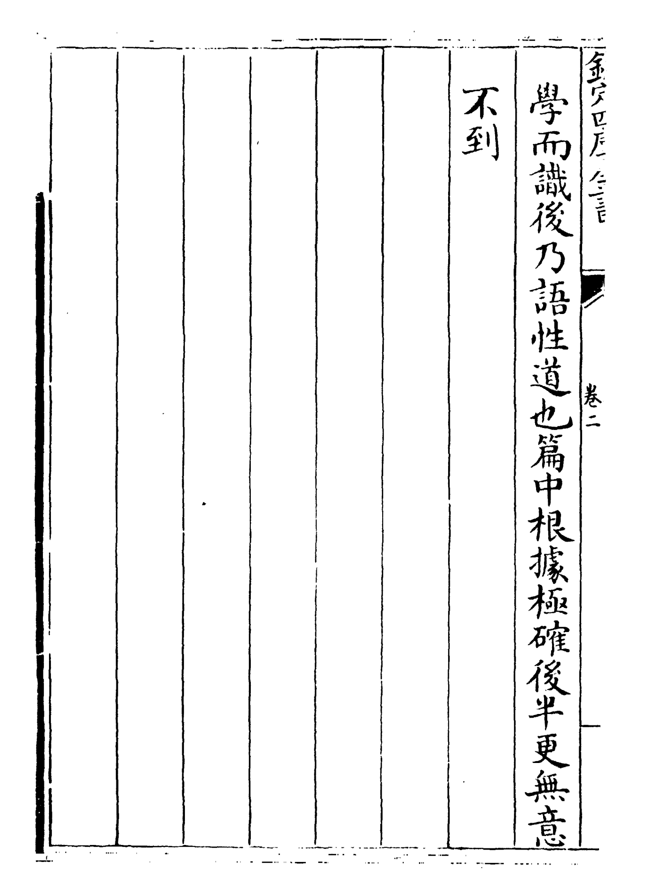
實處發義虛處傳神章法極精筆陣亦古

中人以上　一節　周宗建

語以人為程而可不可審矣夫教同是上而人不皆中人以上也不審其可不可而語之不亦惑乎若曰至道由粗以見精君子語上不遺下然其陶淑學者有苦心焉非一槪以相量也故夫教有上焉非樂得而語人者哉然教以上為衡而人以中為斷彼資不必上智而敏悟有餘學不必純全而所積已厚此中人以上也事理之黙識雖即始見終而未達于化神之域真積之功能

亦匪朝伊夕而未會于一本之歸由是而語之聞而能
發終日之火不為煩蓄而能通一呼之餘不容贅凡此
皆語上也則其可者也不然而中人以下乎授之自天
難言夫敏悟討之自我又非有積累一旦厭灑掃進退
之淺而追示以達化窮神或聞之而茫無畔岸棄詩書
名象之繁而强聒以危微易簡或因之而妄思奥渺夫
其後日所造未必不可進於髙明而其當前所及則有
不容誣之本量是雖甚欲與之語而其人已非雖其人

終欲與之語而其候尚非也不可以語上也要之道無
下而非上者也學由下而幾上者也至酌其高下隨人
而語之俾中人以上可以入吾之教中而中人以下亦
不至出吾之教外此則君子陶淑學者之苦心非夫
中人以上兼資稟學力説看顔曾二子便見顔子天
分高無言不説語之不惰固是語上曾子質魯真積
日久後来卒傳一貫又端木子亦以頴悟稱然其言
文章可聞性道不可聞則前此僅得聞文章到得多



學而識後乃語性道也篇中根據極確後半更無意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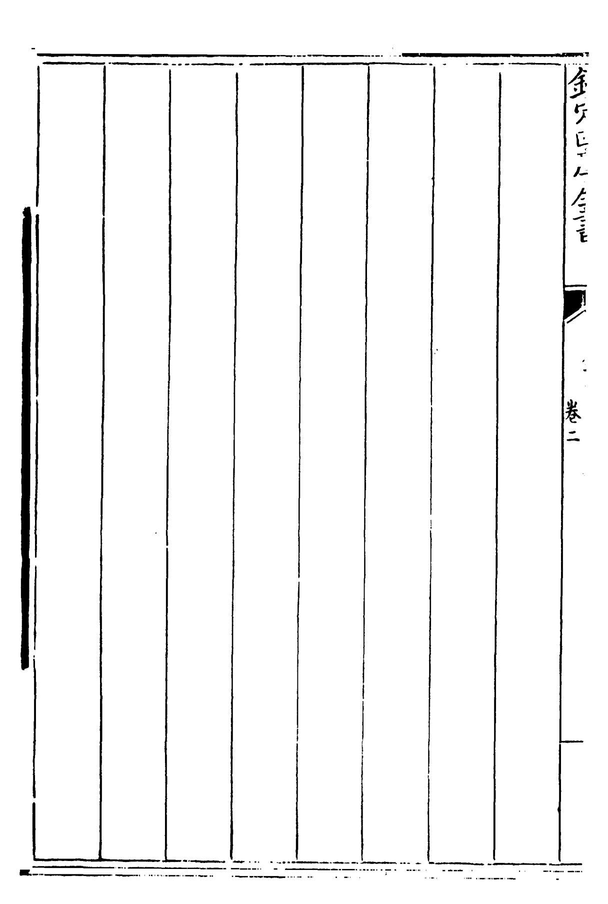
知者樂水　一節　董其昌

聖人發仁知之藴觀其深矣葢仁知之樂不同由其體有動靜也而效其徵於樂壽矣乎夫子意曰人之於道也茍其中有真得則其藴無盡藏吾於知者仁者見之矣彼其觀化於天地之間而情以境生不能無所樂也然觸象於吾心之內而境與情遇則各從其類也知者其樂水乎仁者其樂山乎何也一元之氣水得以流山得以止動靜之象也而一元之理知得以應仁得以寂

動靜之道也以靜觀知靜亦知之淵源而其體則主於變通神而明之有圓機矣宜其樂於水乎以動觀仁動亦仁之有覺而其體則主於凝定默而存之有真宰矣宜其樂於山乎吾以此知知者之樂矣吾以此知仁者之壽矣蓋知之動也非紛擾之動而無得於心者也心與理順理與事順百慮皆通莫得而困之即迹有不齊而休休者自在也仁之靜也非寂滅之靜而無與於身者也心與氣合氣與形合元神常聚莫得而揺之即數

有不齊而生生者自在也乃知道而有得於心則微而為觀物適情而全體呈露極而為身心性命而實用流行學者動而能知靜而能仁道無餘藴矣

左縈右拂官止神行内堅栗而外圓潤凡虛實分合斷續之法無不備矣　處處歸重動静仍於題位毫無陵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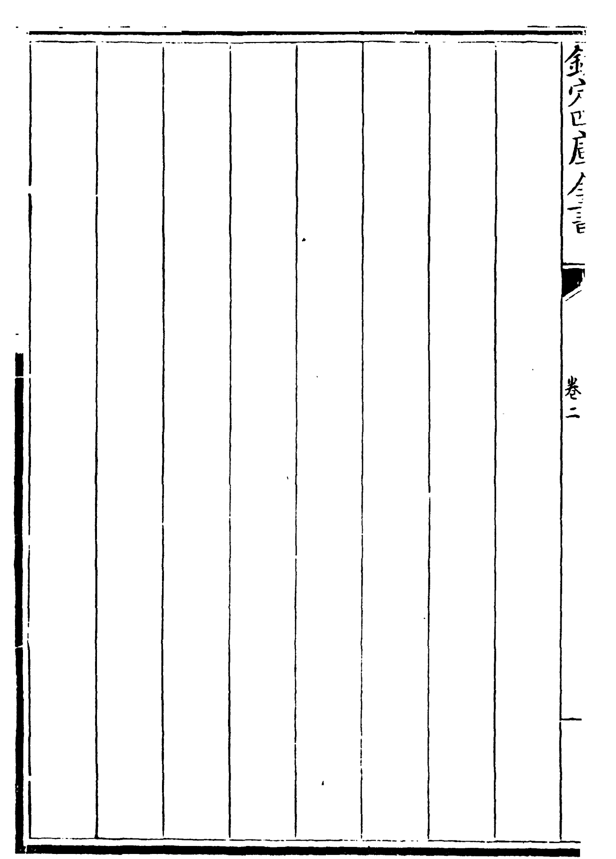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歸子慕

賢者覲聖之深而即得之於自道者焉蓋聖學不必遠求也即其所自道者弟子學焉而未能乎適足以明其為聖仁耳且昔夫子進不敢以聖仁自居退而以為不厭誨不倦自許以為無可稱述者如是焉而已矣乃公西華作而言曰安行者不知勉行者之多阻也成功者不知用力者之甚艱也終身莫竟之事正不在於多言舉世難圖之功正不在於奇行為不與厭期而厭自至

當其厭也一前一卻傍徨顧望殆將有無可奈何者耶而何夫子之卒不厭也所謂師不能傳之弟子者其惟是也誨不與倦期而倦日至當其倦也一此一彼離志解體殆將有不能自主者耶而何夫子之卒不倦也所謂弟子不能得之師者其惟是也若論聖也所不敢知而即此為與誨之間則弟子之所身試者葢已有年矣而追於今銳志者退先傳者倦獨夫子一人常如是焉然後知聖愚之不相及果不離日用也意者夫子其真

聖不可知渾化而不覺矣乎若論仁也所不敢知而即此不厭且倦之閒則弟子之所通患者已見於前事矣而就其中雖至於步亦步趨亦趨而末由之嘆猶不免焉然後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卑如地者也意者夫子其中心安仁融一而不見矣乎吁若聖與仁非夫子其誰與歸

公西華非備嘗甘苦不能為此言作者體認真切故語淡而意深如脫於古賢之口



民可使由之　一節　　錢　岱

論君子之教有不能盡行於民焉夫君子教民之心無窮也而知之與由有不可以概使者如民何哉且教貴因民不貴强民順其材之可至而施焉如是而已矣何言之天下之可以由而亦可以知者道也君子之使人由而亦使人知者心也顧知行合一在賢智斯無可無不可而材智有限在凡民則有能有不能天下之正路而使天下均蹈之迹耳非所以迹也究而極焉則理之

無方無體者雖中人且弗悟也將責之顓蒙之俗而勢愈拂矣天下之周行而使天下共履之道耳非所以道也進而求焉則民之不著不察者雖日用且莫覺也槩諭以精微之論而惑滋甚矣葢理之當然具於性而民皆可率性也故取足於由天下將無不可化之民性之本然原於天而民鮮能達天也故取必於知天下始有不可循之教是雖其所知者即寓於所由之內而其可由者自限於不可知之神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非君子意也勢也

淡而旨淺而深寥寥數言題之上下四旁皆足　就

白文清轉字字快足心目俱慊亦短章僅見之作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方應祥

鑒有道之恥而士重經世已蓋士安於無恥而後安於無用也有道而可貧且賤與夫子意謂賢人君子天生之為治世藉也高爵厚禄國家設之為賢者報也有道則見正以不辱其君成己之有恥耳有士而長窮窘者哉吾恥夫邦有道而貧且賤者矣士有修志節而輕王公匪矯語有道之日也處有道而不變蹇匪匏守貧賤之地也有道之君庸君子而絀小人不能進而叅君子

之軌非命之不通可知也恬養可安以優游太平之世誠裕矣然吾身豈自有餘也有道之士推賢者以郤不肖我顧俛而居不肖之位非人之無援又可知也幽貞成性於詠歌王者之風亦得矣然天下豈異人任也如第曰厚糈而效之薄素餐而不可為也不知簞食瓢飲亦屬宇宙之責焉求志而不蘄行義直其無疢無惡之真未慊耳如第曰重任而用之輕緜官而不可就也不知環堵仄居自有幽明之鑒焉辭寵而拊以避勞反之

不欲不為之體均玷耳要之有道之時不易際也先天而道開其始後天而道翊其終皆恃此行己之恥以植國維有道之貧賤不可處也無具恥道之不立有具亦恥道之不公總對此有道之運而多内愧士貴經世之學如此非好學以善道者孰辨之

可恥處俱從有道政治與儒者身分勘出故吐屬高遠迥出衆人意想之外

禹吾無間然矣　一節　王衡

聖人尚論王道而發其君天下之心焉夫惟不有天下者可以托天下也非禹烏足以當此嘗謂有天下者四海之奉與四海之責常相隨而為君之樂與為君之事不兩盡此惟危惟微堯舜所以開治統也帝降而王無間然者其惟禹乎禹以為吾服食寢處之身乃天地臣民之身吾今日崇高富貴之天下本吾憂勤胼胝之天下念錫疇之重則奉養不得不輕矣思奠鼎之難則樂

成不得獨易矣是故茍非接上帝之馨香何味不可適口而粢嘉苾芬之獻則專以羞之鬼神明粢不與褻組並登饗以禮稱也茍無係於四海之視瞻何衣不可適體而山龍華蟲之飾則移而致之黻冕délai服不與澣濯並陳采以物辨也茍無關於百姓之利病何地不可宅身而經營荒度之力則併而用之溝洫田功不與宮功並舉役以事程也當其時深宮大廷之内常若不足而廟堂畎畆之間常若有餘不足者以明吾有天下不與

之初心而有餘者以完吾視天下由己飢之責任此雖僅僅服食宮室閒而天地祖宗鑒之子孫臣庶則之千萬世之指視萃之迄於今而克勤克儉誦明德者如一日也禹乎吾眞無閒然矣後之君人者乃以朝祭為有司之事農桑為小民之事而人君之事獨有食租衣稅養尊處優而已此與禹德正相反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哉

豐約中度不以雕琢傷氣不以秀潤掩骨作者一字

訣曰緊此尤其造極之作　朱子於此章尚有至大至精之義惜未能發明而於人所共知則已得其體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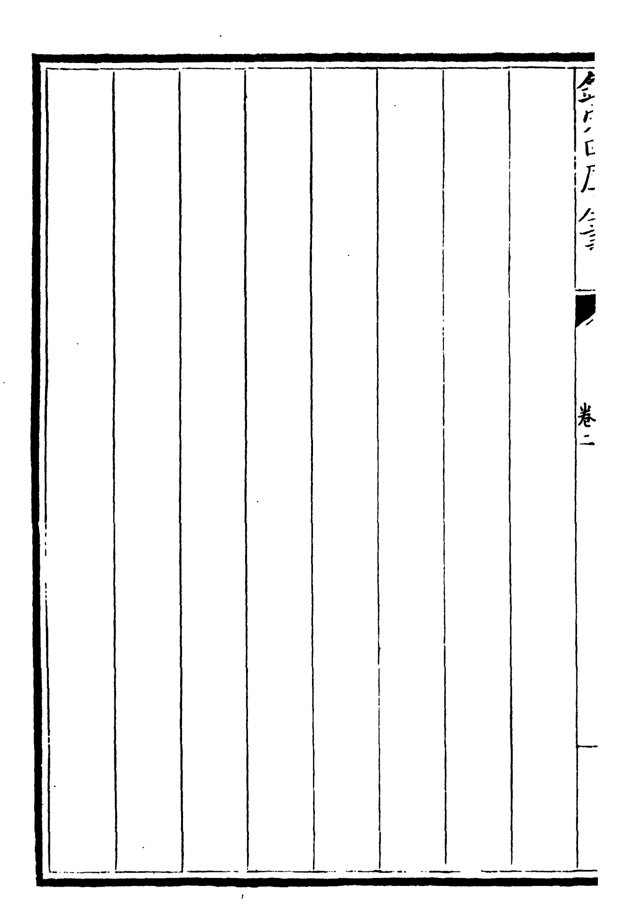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　二句　歸子慕

即失時者之無可為而後生可惕矣夫可為而不為至於時之既去也亦晚矣此後生所以有時而不足畏也與夫子曰甚哉時之當惜也未來者逆計之則有餘而已往者潛消焉則不覺是故少而壯壯而老古今人往往奄忽於此而卒為人所料也吾向之所畏於後生者亦以為是後生也積日而累功積歲而程行蓋至四十五十也而聞道已久矣故足畏也如其緩情便已偷取

於今日而明日復然恣意養安有待於来年而來年更甚如是也而四十甚易耳而四十猶夫故也於道茫乎未之聞也追思四十年内何事不可為而失之於交臂今而四十也為無望矣如是也而五十倏然耳而五十猶夫故也於道槩乎未有聞也上下五十年間何其日之長而曾不以一瞬令而五十也蓋無幾矣昔之少壯猶不如人顧此暮年詎堪策勵長為鄉人以没世已耳四十五十而業已上達不為蚤四十五十而甫議下學

則已老長懷後生以賫恨焉耳後生之時不可知四十五十之時已可知也其一生所為具在也後生以後則難知四十五十以後則易知也其一事無成具見也斯亦不足畏也已夫始於可畏而終於不足畏非人情之至變而後生之不變也嗟乎誰非後生者日復一日後生如昨而四十五十已在前矣可懼哉可哀哉

情真語切足令人怠心昏氣悚然而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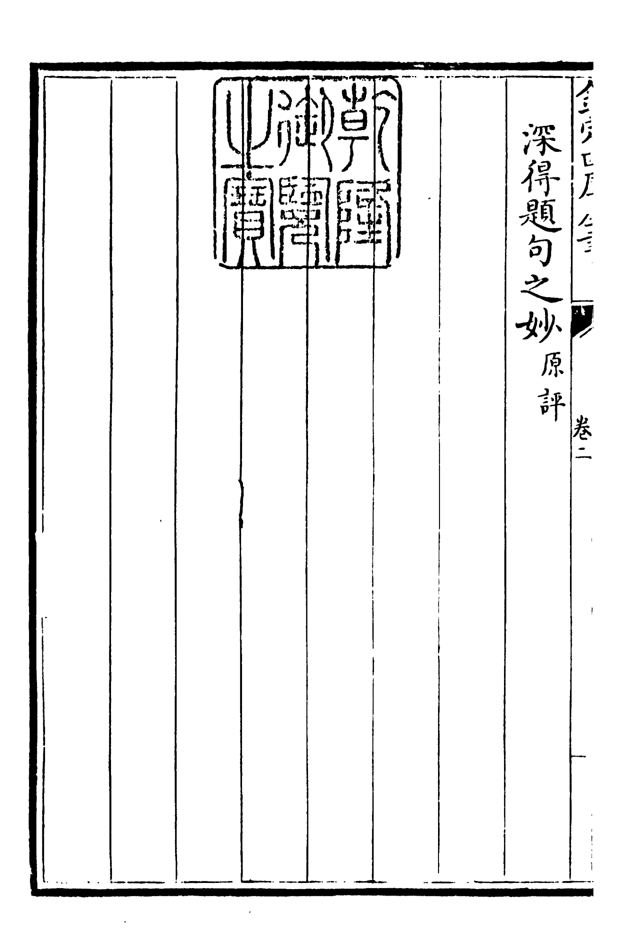
朋友之餽　一節　方應祥

聖人處友之餽不以物掩義也蓋朋友義為重也故祭肉而外車馬亦可不拜與且友道之敝以人競於利也知有利則視義輕矣利所在則用其情利所不在則不用其情矣非聖人與人交之道也夫子之與人也亦嘗有以禮受餽之時夫子之處餽也未嘗不以義嚴禮之别情有懷而未喻則有以我之施壓人之報者此朋友交際之義也以義餽之亦以義受之已耳車馬雖豐而

物非孝享固不以將享之敬承之矣勢有急而當周則或取人之盈助我之乏者此朋友相恤之義也饋之以義亦受之以義已耳車馬雖腆而物匪胙餘固不以受胙之儀拜之矣蓋以義處人則其與我友也順逆存亡舉可藉之以無恐所庇于我不輕也一禮際之常遽感激以為恩是薄於待人聖人所不敢也以義自處則其與人友也耳目肝膽業已與共而無靳所效於人非小也一受餽之故遂跽曲以為敬是薄於自待聖人所不

為也故義在於施則左驂可脱無人德我之望而義在於受則車馬可餽亦無我德人之心何也謂之朋友我之視彼兄弟之好也臨之以朋友之祖考我固其子姓之類也在子姓之列則宜敬祖考之賜故有祭肉必拜以示恭處兄弟之間不必計爾我之跡故雖車馬不拜以明義此可知交道已

題雖重不拜車馬然不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而必插非祭肉三字在内正須借此生波文前後夾寫



深得題句之妙　原評